

4

新加坡作家

SINGAPORE WRITERS SERIES

乡间小路

林锦◎著



4

新加坡作家
SINGAPORE WRITERS SERIES

林锦◎著

乡间小路

莱佛士
书社

莱佛士书社是SNP出版私营有限公司的出版标记

© 1997 SNP Publishing Pte Ltd
162 Bukit Merah Central #04-3545
Singapore 150162

初 版 1997年

版权所有 • 不准翻印

策 划	林玉玲
执行编辑	陈淑丽
封面设计	陈志贤
插 图	玉淑
作 者	林锦

ISBN 9971 0 0749 5

12 P/Q

Printed by JBW Printers & Binders Pte Ltd

序

我国的经济繁荣，建设现代化，生活也现代化。今天，国人正努力朝向优雅社会的目标迈进。而文学更是人们不可欠缺的文化滋养之一。

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有过光辉的历史，并且产生过为数不少和表现优越的作家。为了使本地学生对本地华文文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也为了鼓励本地写作者努力从事创作，并普及与提高阅读风气，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决定将一群资深的新加坡作家的作品结集成一系列的“新加坡作家”丛书。

这一系列的丛书所包容的体裁不拘，其中就包括了散文、小说、小品文等。在内容上，这些作品就更具一定程度的区域性与现实性，极富本国的地方色彩。

我极乐意推荐这套“新加坡作家”丛书给所有青少年朋友及已成年的“大朋友”。这系列的丛书也将做为一个与海外作家交流的一道沟通的桥梁。

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
何家良先生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

目录

◎ 序

辑壹

乡间小路	18
鸡蛋花下	13
一晨风景	11
花日	8
蝙蝠又飞来	5
野鸽子的黄昏	2

辑贰

毛虫与彩蝶	44
淡淡柚香	39
亚答棚	36
地界上的榕树	33
八哥起得最早	30
蚯蚓，你往哪里逃	26
复眼的精灵	23

每个人像他就好 78

鸡啼已渐近 73

过去的年 68

钓鳊鱼的日子 62

放学以后 54

写给妈妈 48

辑叁

想打就打 105

整个上午 101

放风筝 95

山岗的访客 90

榕树下的孩子 88

那个迎面走来的老人 84

桂枝伯 82

辑肆

輯壹

野鸽子的黄昏



如果你问：黄昏，是属于谁的？

黄昏，是属于野鸽子的。

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午后，在菜园里耕耘，总是忙着。松土，播种，拔草，施肥，浇水，除虫。很少抬头等待黄昏的到来。只知道臂膊上的阳光渐渐柔和，土地上的影子渐渐浅淡，而爱在花花草草穿梭的翩翩浪蝶，爱在一池浮萍上盘旋的英姿蜻蜓，也渐渐失去踪影。

给他肯定答案的，是野鸽子，那群野鸽子。

它们从头上呼哨而过，结队，成群，有二十来只。

他抬起头，给野鸽子的飞姿吸引了。它们越过菜园，翻过屋脊，擦过丛林的发际。拍动翅膀，腾空，向太阳的方向飞去。

其实，已经看不见太阳了，它躲在林子背后。这时，急坏了心地善良的云

霞，它们的脸儿气得通红通红，不停地在西边的天际寻寻觅觅。

野鸽子向西边飞去，是不是去帮忙云霞找太阳呢？

他拿起锄头，继续埋头劳作。但很快又抬起头来。因为那群野鸽子，很快地又从西边飞回来。拍动翅膀，俯冲，宛若要在菜园降落。它们平伸的翅膀，一对对，稍一倾斜，却从他的头上掠过，翻过屋脊……

他干脆坐在草地上，看黄昏，看野鸽子翱翔的黄昏。

天边红彤彤的云霞，吐着黄黄的暖暖的光。凉凉的风，从林子的那方逃出来，戏弄着从农舍烟囱钻出来的炊烟，抚摸着 he 蓬松的头发。绿油油的蔬菜野草，也给风儿亲得直颤抖呢！

偌大的菜园，一片沉寂。而光，而影，也渐渐地昏暗，渐渐地昏暗。

野鸽子又一次飞回来，越过 he 陶醉



的眼神，同时撒下几声啁啾。

——夜来了，回去吧，辛勤的农人。

黄昏，野鸽子终于驮着暮色，隐入林子深处。

蝙蝠又飞来

半个太阳胀红着脸，把最后几束光线唤回去，天色也就暗下来了。其实，暗的，应该是那些在微风中款摆的树影，是那些禅坐在静谧中的屋脊。他的视线穿过黑影的空隙，发现不完整的天空并不黑，它呈浅蓝色，又像灰色。

今夜无月。星子呢？开始在天际睁开睡眼。夜游的蝙蝠，也倾巢而出了。它们是优越的飞行者，在这辽阔的夜空，恣意飞行。忽高，忽低，忽快，忽慢。这儿的初夜，除了虫唧，除了叶语，除了蝙蝠的羽翼振动发出的声音，一切是寂静的。

他就爱这儿的静谧。

晚饭后，他总喜欢到这儿来散步。土丘上长着稀疏的野草，周围有许多树，擎天的椰树，硬壮的雨树，繁茂的青龙木，挥着大扇的香蕉树……。他在树与树之间，来回踱步，来回深思。他忆过去，想将来，释人生，探宇宙……



脚下的土地，原是一池沼泽。踏上去，泥深及膝。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和几个童伴，总在傍晚时分踩在泥浆里。做什么呢？捉蚯蚓喂鱼。他不知道卫生，只晓得生活的情趣。做梦也想不到，这片沼泽，后来被一车车的泥土填平了。他的得意，他的天真，他的童年，也跟着被封埋了。

一只蝙蝠在他的身际掠过，也许它误认他的头发为叶丛。在惊觉之余，它发出尖锐的叫声，划破寥寂的长空。

他觉得自己如那只蝙蝠，有时也误认了目标，飞错了轨道。那只蝙蝠，正在捕捉蚊蚋，那是为了生存。他知道，他也要生存。但，要生存在愉悦的精神里，还是生存在丰腴的物质里呢？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哦，他记起来了，今天是周末。有多少人在排队买戏票，在百货市场里推挤，在歌舞厅刺激感官。而他，却抛弃了繁华的霓虹灯，到这儿

来看萤火，听风，饮露。

这时候，另一只蝙蝠向他的脑门冲过来，在抵步之前，它马上折向另一个方向。蝙蝠啊蝙蝠，为什么老是我当作一株树呢？他想。

他微笑了，椰树也笑了，所有的树都笑了，沙沙沙。像树有什么不好？他的老师不也是一株巨树吗？他也喜欢村夜，喜欢蝙蝠，喜欢低飞。然后，他满足地写了一篇《蝙蝠低飞的夜晚》。

这样的夜晚，他即使成不了树，也愿为一根草，仰头看那巨树，它正逍遥地织锦。

啊，蝙蝠又飞来了。



花日



已经五年了，他才惊觉，这儿的景色，如此美丽。

是一个早晨，太阳迟起。处处一片雾，处处一片凉。他站立在草地上，站立在五彩之中。那是树，那是满树的花。绿，有深，有浅。黄，是鹅黄，青龙木的黄。红，是血红，火凤凰的红。白，是雪白，鸡蛋花的白。遥指天庭的枝柯，是结实的赤褐。

站立在操场上，放眼望去。无风，空气冷凝。蓊蓊郁郁的绿做背景，绿之中，抹上一大片黄，如棉如絮。次层是深红。红没那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却也醒目。红之下是白，星星点点，淡而雅的韵味。

你觉得奇怪，是谁在天际泼上色彩？其实不然。离他最近的，是两棵鸡蛋花，她们的个子最矮小。再过去是四棵火凤凰，红花人立于白花之上。火凤凰背后，是三棵高大的青龙木，她们穿

着黄睡袍，静躺朱床。她们的位置并不整齐，但从他那个角度望去，很自然的如是排列。

在办公室前，捡到一枝黄花，大概是昨夜被风雨摧折下来的吧。枝上有几片绿叶，束束小花，散发着馥郁的芬芳。他把它插在瓶子里，安置在桌子上。同时也拾来几朵红的火凤凰和白的鸡蛋花。并列在一起，细心玩赏。红的五瓣，吐着长长的花蕊，艳丽无比。白的也五瓣，有着浅黄的心，淡泊清雅。只有那黄花，四瓣不均，有点儿似野兰，清丽飘逸。数十朵小花聚集在枝条，锦锦簇簇，便显得不俗了。

休息时，站在办公室外，望着天际，天还是阴，却有风。风来时，树儿摇，撒落瓣瓣鹅黄。在空中轻盈地飘。有人说，下雪啊，如果是白色的多好。他说。黄的才好！你看，双双黄蝶，穿梭在黄雨中，翩然起舞。它们轻驻花瓣；



瓣飞，蝶也飞。

那些稚童，放弃了有趣的游戏，张开双臂迎接黄花，头上身上手上缀上黄翼。有的还在地上抓了一把，往头上放呢！他们天真活泼地笑着，蹦跳着，高兴着。

一瞬间，地面已铺了一层绒做的黄，犹如一张大地毯，令人不忍残踏。抬头处，树上的熟黄已逝，只剩下了串串的绿萼。

为何黄花的寿命如此短暂？为何美景不能久留呢？

他问花。花无语。

一晨风景

雨后，早晨，我走在路上。

朝阳在我的左边，朝阳在灰濛濛的云雾后面，散发着微弱的光晕。

我抬头，浏览周围的屋子，一间间，像刚刚经过洗刷，是那么焕然。而树叶，浅绿的，墨绿的，好像从水里捞上来，晾在高枝上。水珠从叶尖滚下来，我伸手去接；她碎了，在我的指间碎成无限的清新。

我走在小径上。我的左边，有朝阳；我的右边，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草地的边绿，是一条河，一条水盈盈而湍湍地流着的河。那片草地，从河床爬上来，湿湿润润的，晶晶莹莹的。

俯首看小径旁边的一槽水，我忽然放慢脚步。水里的东西吸引了我。三几寸的积水，清澈见底。小草从石缝中探出头来，而茅草，列队俯视着水里的天地。天地里，有落叶，有碎石，有青苔，这是一个天然的水族箱。我正在惋惜这